

# 月神之眼

巨大的金字塔，竟然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不断改变自己的内部形态

当一群盗墓者闯入外星文明，一切就慢慢展开……

神秘预言，带来莫名恐慌。

灾难来临，谁来拯救人类？

到底是要掠夺地球，还是要拯救地球？

月点击量超过1000万的盗墓外星文明小说

牢牢占据各大文学网站小说排行榜前列



# 月神之眼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神之眼 / 飞天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757-4

I. ①月…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2099号

---

### 月神之眼

飞天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雅格书装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57-4

**定 价:** 36.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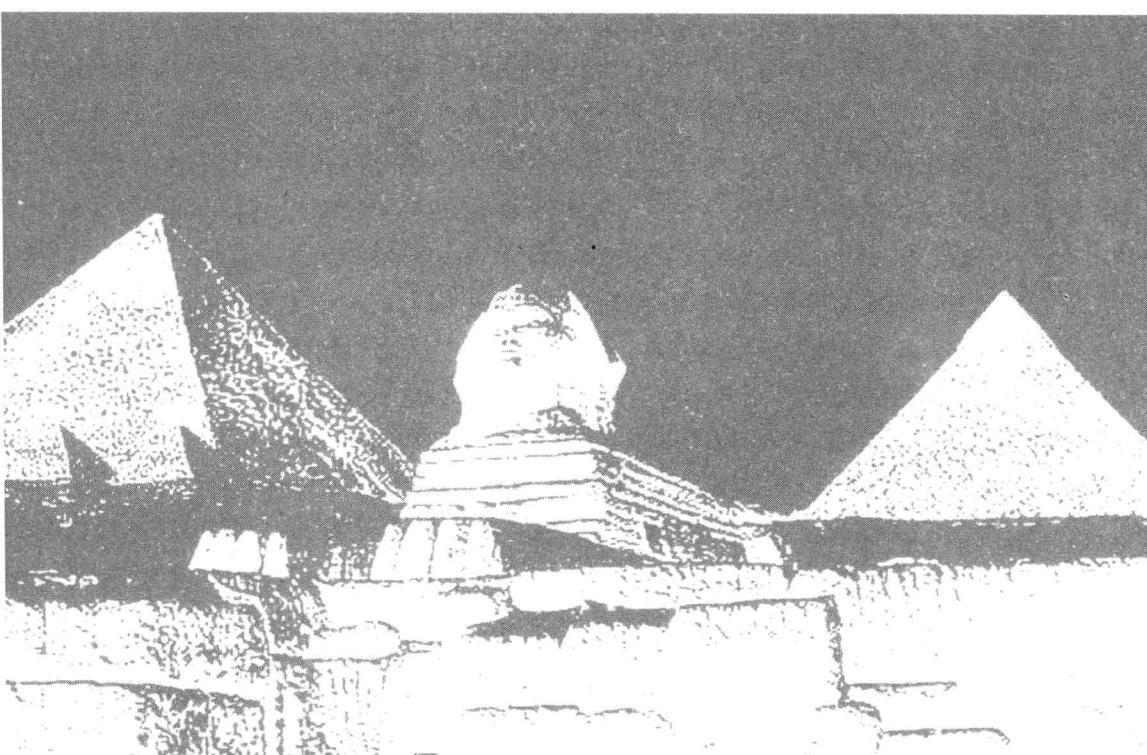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月神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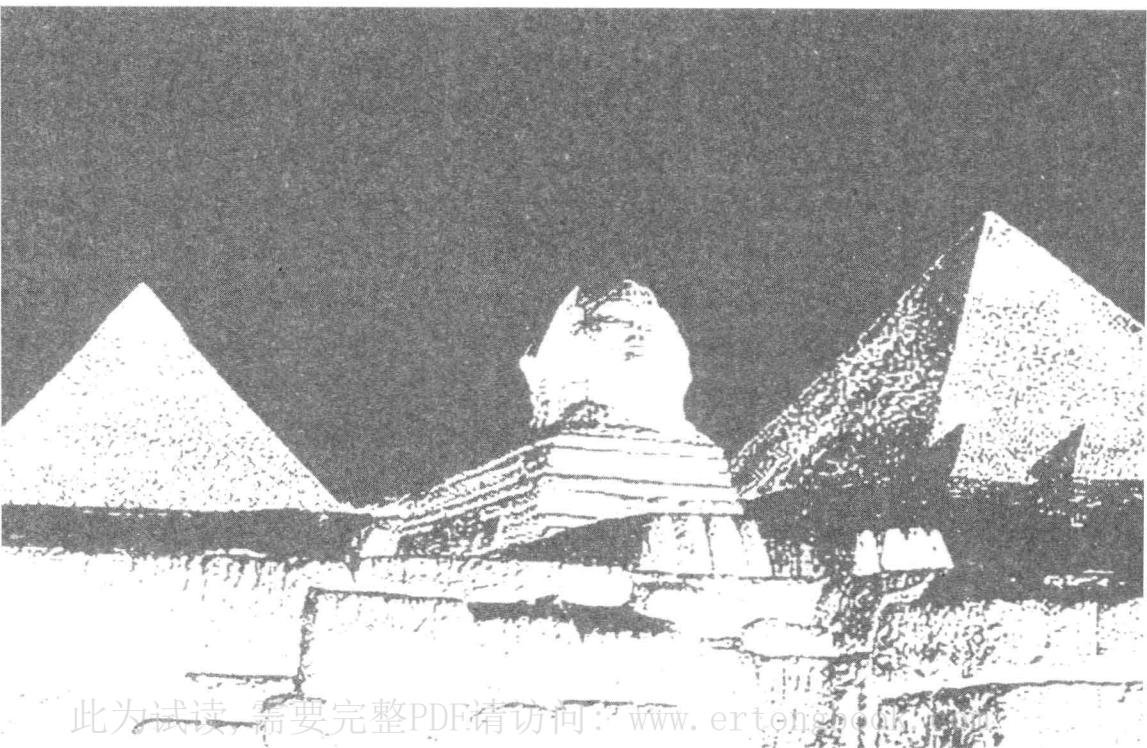
## 目 录

引子：恐怖预言／1

1. 城下之盟／2	15.	预言草图／185
2. 嗜血石碑／15	14.	塔内巨变／172
3. 隧道异变／28	13.	黄金铠甲／159
4. 萨邦长老／41	12.	艾哈坎镇／146
5. 失去灵魂／54	11.	解救鹤田／133
6. 钻探受挫／67	10.	拯救之刃／120
7. 破门而入／81	9.	碧落黄泉／94
8. 深井美人／94	8.	深井美人／94
9. 碧落黄泉／94	7.	破门而入／81
10. 拯救之刃／120	6.	钻探受挫／67
11. 解救鹤田／133	5.	失去灵魂／54
12. 艾哈坎镇／146	4.	萨邦长老／41
13. 黄金铠甲／159	3.	隧道异变／28
14. 塔内巨变／172	2.	嗜血石碑／15
15. 预言草图／185	1.	城下之盟／2



- 尾声：结束？开始？ —— 328
16. 万蛇之窟 —— 198  
17. 蛇海求生 —— 211  
18. 末路小野 —— 224  
19. 死而复生 —— 238  
20. 营地哗变 —— 251  
21. 连环诡变 —— 264  
22. 超级黑客 —— 277  
23. 幽莲现身 —— 290  
24. 大神秘巢 —— 302  
25. 土星怪客 —— 315



## 引子：恐怖预言

那本纸张发黄的旧册子里，记录着这样一段晦涩的文字：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为使安哥鲁莫亚王复活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  
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  
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大七数轮回完结之时  
相互残杀发生了  
它发生在这一千年开始不久  
那时地下的死人将破墓而出

以上这段文字已经刀刻斧凿般印在我脑子里，因为从拿到这本册子的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它们了。并且，在“大七数”三个字下面，有人用红笔标出了波浪线，显然是提醒阅读者这是重点注意之处。

“大七数指的到底是什么？真的如灵异学家们预言的那样，是指二〇〇七年另一场毁灭地球的大灾难吗？”

文字来自世人熟知的《诸世纪》预言书，而册子，则是我生命里唯一一个亲人——哥哥托人辗转交给我的。他的大名——“盗墓之王”关云天，已经永远铭刻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 1. 城下之盟

“啪嗒”，薄薄的一沓照片掷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最顶上的一张，昏暗模糊，似乎是在某个巨大的宫殿里，又像是在某部恐怖电影的片场布景里。在照片右上角，一个男人悬挂在半空，四肢极力地伸展着。

第二张照片，略微清楚些。那个悬在半空的人头部呈四十五度角俯视，肩头、上臂的肌肉凶悍地突出来，显示出他超级强壮的身体。

我迅速铺开照片，从第三张一直看到最后一张。

总共七张照片，拍的全是一个画面，不过一张比一张清晰。到了最后一张，那人的服饰、腰间的革囊皮袋、小腿上紧紧束着的绑腿，全部清晰可见。他的手和脚被握在一个巨大的雕塑手里。对了，这雕塑共生着四只手，所以才能把那人的手脚全部握住。

照片背景，天空有太阳神的图腾，远处有金字塔的简易图像，而所有顶礼膜拜的人衣衫褴褛，每个人头上都缠着宽大的头巾，分明就是教科书上常见的古埃及人的打扮。

病毒若有所思地说：“风，这个人，如果右侧肩膀上再刻上一条中国式的金龙，手腕上再缠上一条四厘米宽的藏银链子，你想他会像谁？”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把照片全部抄在手里，又仔细扫了一遍。刚刚病毒说过的文身、银链，都是大哥关云天的独有特征，无人可以模仿。

“呼——”病毒呼出一口长气。

大哥关云天虽然是盗墓之王，但在整个非洲大陆，病毒才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埃及大富豪、黑道大亨、非洲某内陆国王储、第三世界超级大军火商……

对我而言，他这许许多多光环中，我只在意一个，那就是“天下第七”——天下排名第七的盗墓高手。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任何一个行业领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第二流的，更何况是第七？但病毒做到了，而且在第七的位置稳稳当当地坐了很多年。

我看了一眼腕表，已经接近午夜时分。

“哥哥……”有个女孩子清脆的声音响起来，接着，淡淡的香气随风而来，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子跳跃着，扑到病毒椅子旁边。

“哥哥，医生不是说过，不让你喝那么多酒吗？”女孩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连娇带嗔，不容病毒插嘴。

“主人，电话。”有仆人匆匆走进来，捧着一部无绳电话。

病毒目光闪动，拍拍女孩子的肩膀：“乖，我听电话，你来接待风好不好？”说着他起身抓起电话，走入露台侧面的一个走廊里。

女孩子回头：“我是白璎，常听哥哥说起你。风，那些照片，我也看过，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

“请讲。”我点点头。

“我认为照片是真实的，因为小野是日本乃至全球盗墓界的奇人，他不会无的放矢。更何况，这次他面对的是‘天下第七’，他该清楚哥哥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的。”

病毒打完电话回来，站在我跟白璎面前，双手交叉着，脸上写满了惘然不解。

“风、白璎，有个问题考考你们，有没有兴趣？”他抬手，在自己脸上用力抹着，似乎要将深夜的疲倦全部驱赶开去。一瞬间，我觉得他的腰和背正在慢慢佝偻下去，仿佛两肩有着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似的。

“是这样，刚刚接到报告，五分钟前，太空卫星轨道上，突然有三颗日星、两颗泰星将搜索指向和频段全部对准了开罗以南，大概的搜索范围是以法老胡夫金字塔为中心、半径二百公里之内的区域。更奇怪的是，至少还有三个国家的卫星，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各有一颗超级通信搜索卫星，也把注意力瞄准了这里。你们说，这证明了什么？”

白璎笑了，腮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哥哥，很明显，大家对你的‘太阳神工程’和‘月神之眼’感兴趣，对不对？”

病毒不置可否地笑笑，转头对我说：“风，今晚要来两个人，一个叫昆灿，另一个叫小野，你该都听说过吧？”

“都听说过。”我点头。

“一会儿，你只听，不必开口。”

病毒的话，总是言简意赅。

昆灿，泰国第一盗墓高手，古董市场上流通着的泰王寝陵珍宝几乎全部出自他的手。

小野，日本人，整个东北亚陵墓群，包括日本、韩国、朝鲜、中国东北、俄罗斯东部一带，全部被他盗掘一空。他具备一切日本人该有的贪婪、冷血、狠毒、极端等劣根性，业内有个形象的外号称他为“豺狗博士”。

话音刚落，西北方向的天空传来直升机螺旋桨破空之声。仰面向那边天上望去，看见一红一绿两盏夜航灯醒目地亮着，直升机的轮廓隐约可见，正向别墅飞来。

五分钟后，直升机落在别墅正面的庭院里。直升机里除了驾驶员之外，只有两个人，并且都是又矮又瘦，后背略微佝偻，一副典型的东亚人体格。

白璎已经进了书房侧面隐蔽的夹墙偷听，我则一直跟在病毒身后。

两个身材瘦小的人，无声无息地走进来。

其中一个开口：“我们来了，病毒，那些照片，你看了吗？”这人生涩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南亚语系特有的含混不清的调子，皮肤黝黑，脸庞消瘦，两眼深深凹陷在眉骨下方，像两蓬燃烧着的鬼火。

另一个人，肤色苍白，病怏怏的。

病毒胸有成竹，指着茶几上的洋酒：“两位远道而来，要不要先喝一杯？”

“喝酒？算了！病毒先生以为我们会为了一杯酒巴巴地从亚洲大陆飞到非洲来？”那个病怏怏的人撩了撩眼皮，声音很轻，却明显地带着一股凌厉的杀机。

在很多历史典籍的扉页上，都有这个人的照片。他就是小野，日本大和民族的骄傲。

病毒潇洒地点点头：“好，既然小野先生如此痛快，那咱们就谈生意。”

小野吸了吸鼻子：“那些照片的拍摄日期陆陆续续不超过半年时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拍到的照片，绝对能够证明，这人是活着的，并且能看出缓慢呼

吸的生命迹象。我总共拍摄到三千六百多张，最清晰的一部分，能够数得清这人脸上最微小的雀斑。我想，病毒先生或许有兴趣把它们买下来？”

病毒一笑：“开个价吧！”

小野猛地“哈”了一声，似乎没料到病毒答应得如此痛快，另外那人也几乎同时发出诡异的笑声。

“昆灿先生，有话请讲。”病毒笑着说。

肤色黝黑的昆灿忽地伸出右手，张开五指：“五个条件，前四个代表四件东西，分别在你的九号跟十五号藏宝库里，第五个条件——”

据我所知，病毒的九号和十五号藏宝库里的东西，都来自亚特兰蒂斯遗址。每一件，除去市场价值，更具有难以估计的历史考察价值。

病毒打了个哈哈：“好吧，想不到两位对亚特兰蒂斯遗址也有兴趣？中国人有句古话，世间难得一知己。两位喜欢，尽管拿去。”

小野跟着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棕色的大信封，在手里晃了晃：“病毒先生果然快人快语，这些算是咱们的订金。”信封略微有些鼓，里面装的肯定 是另外的照片。

病毒缓缓放下酒杯，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信封。

小野陡然手腕一振，信封在半空里平着飞掠过来。

等信封掠过茶几上方时，我跨上半步，闪电般伸出右手，在信封底下呼的一托，同时掌心发出太极拳的“方寸柔劲”，令那信封在半空里突然急速旋转。信封的口原先是敞开的，里面的照片在我的柔劲作用下，哗啦一声滑落出来，整整齐齐地在桌子上排成一行。

照片不多不少，共二十张，跟先前病毒拿出来的照片完全是一个系列，仍旧是在那间昏暗的墓室里。

除去我说的那张特写外，还有几张，镜头拉近，有意识地接近那人的脸部。胡茬、干裂的嘴唇、铁青色的脸、腮上紧咬的咀嚼肌，无不表明那人正在全力抗拒着外来的巨大压力。

病毒拿起那张特写，用指甲轻轻弹了弹，似乎在推敲其真实性。

“这些照片……”病毒缓慢开口，声调低沉。

“怎么？病毒先生好像对这些照片一下子失去了兴趣？”小野明知故问，他这样的老狐狸，肯定能在瞬间捕捉到病毒的心理变化。

病毒笑了笑，刚要开口，白璎已经快步从夹壁墙后转出来，走到病毒身边，

低声附耳说了句什么。

病毒怔了怔，眼珠接连转了十几次，胸膛猛烈地起伏着。

“既然病毒先生不感兴趣，那咱们的生意只能告吹了！”小野伸手向前作势要收走照片。

“小野先生，请不要心急。”白璎燕语莺声地开口，说的是标准流利的日语，同时以日本人的礼仪深深鞠了一躬。

小野饶有兴趣地打量了白璎一眼，像暗夜中的夜枭看见了一只雪白的小兔子，随时都会扑上来。

“小野先生，家师冠南五郎时常在晚辈面前提起您的名字。”白璎柔声说。

美籍日本人冠南五郎目前兼任美国五角大楼亚洲事务军事顾问，进入五角大楼之前，冠南则是名震天下的历史学权威、考古学权威、宇宙航天学权威，并且是全日本四届柔道冠军、剑道冠军。这个人，被行内的高手尊称为“一代宗师”，无人能望其项背。

小野的下颚夸张地垂着，目光足足在白璎脸上盯了三十秒：“冠南大师的弟子？”

“对，晚辈不才，在冠南大师门下，排名四十九。”

这次，连昆灿也惊叫起来：“小姐——不，不，应该称呼为阁下……阁下竟然就是冠南大师的关门弟子？‘记号’矢菊樱子？”

我听说过“矢菊樱子”这个女孩子的名字，那是在一本全球历史学家编年史上。据说她有超强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任何文字、图片一经进入她的脑子里，调用速度完全可以跟电脑相比。她的外号，便是“记号”。

白璎笑起来：“我的中国名字，白璎，请两位前辈多多指教。”

书房里一下子沉默起来，白璎的出现，大出小野和昆灿所料。

白璎掠了掠长发，将茶几上的照片一张一张摞起来，相信经过她的目光扫描之后，所有的照片都会被完美保存，不会遗漏任何微小的细节。

“昆灿先生说过的五个条件，我猜最后一个应该是关于‘土伦汗361’的，对吗？”

白璎收好照片，轻轻在病毒旁边坐下，伸出她纤细的小手覆盖在病毒的手背上。

“哈哈，哈哈……”小野咽着唾沫干笑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白璎的加入，令谈判的胜负天平一下子向病毒这方倒下来。不过，“土伦

汗 361” 事关重大，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松气，放言谈论胜负。

小野无声地点了点头，病毒的大手翻转，握住白璎的小手。

资料显示，存放月神之眼宝石的金字塔古墓，是一个名为“土伦汗”的古埃及王所建。而这座金字塔内部的房间分布，每层的房间数都是三百六十一间，数目与中国围棋的棋盘格数暗合，就连布局也是横向十九间、竖向十九间，从横剖面上看，完全可以看作一张围棋棋盘。

土伦汗金字塔的墓室层数一直没有定论，起初埃及盗墓者们探明为七层，跟着挪威寻宝者得出了十五层的结论。而最新资料证明，深达十五层地宫之下，以强力超声波探测器检验得知，仍旧有巨大的空洞回声，也就表明，墓室远远不止十五层。

病毒的太阳神工程，就是一个庞大的秘密发掘土伦汗金字塔的计划。

“第五个条件，把所有土伦汗金字塔的发掘工作全盘交给我们。”

“哈哈哈——” 病毒陡然大笑起来，目光灼灼地盯着说话的昆灿。

就算刚入行的盗墓者也能估算出土伦汗金字塔的发掘价值——这是一个完整的未经发掘的金字塔。因其建造的手法和防卫措施，迥然不同于目前已经开发盗掘的普通金字塔，所以，很多凭着之前经验来的盗墓者在它面前都纷纷坠马失手。据可靠资料记载，从土伦汗金字塔于一九七六年被第一批盗墓者发现之后，为了进入它的内部，盗墓者编年史上，至少已经损失了近五百名大师级的大人物。

残酷的数据，至少可以充分表明，土伦汗金字塔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唯一一座未经零星盗掘的已知埃及古墓。

众所周知，几千年来，金字塔内部可能蕴含着大量有关物理学、生物学、考古学几个领域的巨大创新发现。任何金钱数字，在土伦汗金字塔的价值面前，都将黯然失色。

昆灿有些气急败坏：“比起我们在卫星照片探墓上的成就，土伦汗金字塔算得了什么？”

白璎与病毒的手又紧紧握了一次，仿佛在通过心灵感应进行沟通一样。

病毒忽然叹了口气，目光闪烁，眉梢上挑，似乎在发出某种询问。白璎轻轻点了点下巴，无声默认。

病毒又叹了口气：“小野先生，我认为土伦汗金字塔的核心价值就在里面珍藏的月神之眼，你说呢？”

小野耷拉着嘴角回应：“的确如此。”

“那么，发掘工作依旧我来做。到时候，墓穴打开，宝石归你，怎么样？”  
病毒权衡利弊后，提出这样的半妥协计划，已经是极大的让步。

照片此刻放在白璎身边的沙发上，整齐摞着，最顶上一张，就是那幅两手相握的特写。我刚才还没有介绍另外一只手，那应该是一个雕像的手，青灰色，死板而僵硬。雕刻的手法拙劣而粗糙，至少连手纹、骨节间的皮肤横向皱褶都没刻上，只是五根平滑的“木偶”手指。“哈——”小野再次发出干笑，竟然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月神之眼归你，剩余的归我，这样可好？”

局面立刻僵持住，主动权重新回到小野那方。

病毒跟白璎的手一直握着，不停地“眉来眼去”，想必已经交换了无数看法和意见。

“土伦汗金字塔归你们好说，但接下来整个发掘过程，都要有我的人全程参与。这个人就是——”病毒举着酒杯的手指向我，“就是他。”

小野和昆灿的目光像四柄利剑，在我周身上下扫了个遍，只恨不得把我的五脏六腑也解剖开来弄个一清二楚似的。土伦汗金字塔对他们两个人的诱惑力太大了，所以，最后他们欣然答应了病毒的条件。

“干杯——”五个人的酒杯碰在一起。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小野两人一直待在病毒的别墅，签署合作文件，办理交接手续。关于那些照片，小野只给了个笼统的叙述——

“我们在太空轨道上拥有近二十颗通信卫星的使用权，从去年春天开始，已经尝试用红外制导和X射线穿透，再辅助以超声波刺探等综合方法，对全球可能存在古代陵墓群的位置进行扫描。这种技术，大概能透视到地面以下三百米的深度。很偶然的机会，我们拍到了这组照片，原先技术人员以为不过是普通的埃及墓穴里面的殉葬者干尸，并没太在意。结果随着进一步跟踪拍摄，终于得到了确切的画面。我们必须先小人后君子，将土伦汗金字塔发掘干净之后，才能把拍摄到的图片具体地球坐标告诉几位。”

小野不但是学术专家，更是不折不扣的生意人，最懂得何时该加码，何时该讨价还价。

对于小野的苛刻条件，都在病毒预料之中。

我们三个单独的交谈中，白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要对照片里的人是谁轻易下结论，我会尽快将照片和先前关云天先生的遗照提交给伦敦大学的罪

证分析研究室。人的肉眼或者摄影机的镜头，很容易被外界的假象迷惑。”

病毒对此不置可否，但看得出他对白璎的意见非常重视。

两辆三菱越野车缓缓出了开罗城南门后，怒吼着冲进广阔无垠的沙漠里。很快，我就发现后面多了五辆高大的灰色厢式车。

越野车的挡风玻璃里，渐渐出现了法老胡夫金字塔的瑰丽倩影。那是埃及沙漠的标志性建筑，犹如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汽车转向东南，沿着一条略微窄些的岔路前进。公路两边生满了低矮的沙漠灌木，被黄沙覆盖了大半，几乎看不出叶子原来的绿色。

暮色里，胡夫金字塔带着一种威严神秘的气势，傲然而孤独地矗立着。昏黄的塔身渐渐融入同样昏黄的夜幕里去。由于黄沙的反射作用，沙漠的夜晚不会完全黑下来，带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浅黄色的迷离梦境。

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大片营帐，几百个帐篷环绕成一个巨大的圈子，圈子里则是高高低低的油井钻探设备。

营帐西面大概五百米开外，是一个小小的土黄色的金字塔，高度不超过十五米，跟北面辉煌巨大的胡夫金字塔相比，这个小小的建筑物显得寒碜无比，像站在巨人脚底下可笑的侏儒。

那当然就是这次计划中的目标——土伦汗金字塔。

开罗市政府曾经针对它设置过专门的卫队负责保卫工作。结果二十几年来，任何人都无法破壳而入，土伦汗金字塔已经变成了盗墓者的死亡之地，渐渐地无人敢觊觎这塔里的宝藏。所以，市政府乐得省了卫队的费用，将守卫人员全部遣散。

车子驶进营帐圈子里，一个肤色黝黑的当地人迎上来：“我是耶兰，钻探队的负责人。病毒先生已经来过电话，我，还有十九名钻探工程师、一百五十名工人，随时听候小野先生调遣。”

耶兰四十岁的样子，粗壮敦实，手臂上青筋虬结，孔武有力。他有一双传统埃及人的漆黑眼珠，转动之间，显得非常机灵。

后面的五辆卡车呼啸而至，从车上跳下来的竟然是四十名全副武装的特种兵，除去没有部队番号以外，全部武器、服装都跟美国军方最精锐的特遣队一模一样。特种兵一落地，便迅速分散进入营地各个要害部位，几秒钟内便控制住了整个钻井现场。

小野笑着向我解释：“小兄弟，发掘土伦汗金字塔事关重大，我可不想被那群虎视眈眈的鹰啄了眼珠子去。”

貌似和平的合作状态下，其实双方都在互相提防对方。这一点，在我跟病毒、白璎的三人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讨论过。

钻探队开凿了一口五米直径、二百米深度的竖井之后，打横直角向西，笔直向着土伦汗金字塔方向，又开凿出一条三米见方的通道。按照示意图上的标线，这条通道纵向保持三十度的角，一直延伸向金字塔底部。

病毒拥有的资料表明，金字塔埋藏在地下的部分，将近是地面部分的二十倍，也即是三百米深度。

沙漠里的黎明，寒冷异常。

突然，我醒了过来，蒙眬中，浑身所有的汗毛全部陡立起来。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奇怪的鼓声在我耳边骤然响起来。

我起身出门，向正西看去。西面，除了无边无际的黄沙，唯一能在视线里留下痕迹的就是土伦汗金字塔。

“风先生，早！”一个身材粗壮的特种兵走了过来，面无表情地向我打招呼。

“早，特纳。有没有听到鼓声？”我向西面指了指。

特纳是这队特种兵的指挥官，白人，国籍不明，英语发音带着北欧人的明显特征。

“鼓声？”特纳扬着脸，精光暴射的三角眼，毫不客气地盯着我的脸，根本就不理会我的动作。

鼓声持续响着，大概就是从正西方向传过来，并且我怀疑就是从土伦汗金字塔的方位所发出的。

“没有，先生，我只听到沙漠毒蝎爬行的声音。”特纳毫无表情地回答，晃着肩膀从我身边经过，继续他的巡逻。

我返回帐篷，从背包里取出一架高倍军事望远镜，迅速登上了瞭望梯。

土伦汗金字塔在镜头里清晰出现，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金字塔凹凸不平、被风化剥蚀的外墙，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

鼓声消失了，但我的的确确听到了那声音，那是古埃及人的鳄鱼皮鼓，四长两短，沉闷晦涩，诡谲莫名。

午饭后，我拨通了病毒的电话。

“鼓声？等等，在古埃及人的传说里，只有蒙受鳄鱼大神召见的有缘人，才能听到那鼓声。”他低叫起来。

“风，关于鼓声的资料，只有有关云天的盗墓日记里有记载，而且使用的是只有我和他才能看懂的秘密文字。你等着，我派人把资料送过去，等着！”

收线后，我拿起毛巾和脸盆，走出了屋子。

站在储存清水的大水罐前，我的视线不经意又落在了远方的金字塔上。

土伦汗金字塔在白天的时候看起来毫无起眼处，跟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几百座金字塔没什么区别。“鼓声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呢？”据我所知，那种鳄鱼皮鼓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得到，几乎没有再喜欢那种单调而诡秘的声音了。

半夜，有人在荒漠里敲鼓，而且是在月光下的金字塔附近敲鼓，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来吧……来吧……来吧……”

一种沉重悒郁的呼喊声骤然响在耳边，带着空空荡荡的回声，仿佛是从一个密闭的空旷房间里发出来的，比那神秘的鼓声更令人骇然。那种声音里，混合着失望、盼望、焦灼、沮丧、困惑、迷惘、痛苦、呻吟……只有十几种情绪混杂在一起，才能发出这样古怪的、具有动人心肺的力量的叫喊声。

时间不知道持续了几秒钟还是几分钟，我清醒过来，水龙头拧开着，白花花的水肆意奔流，在地上冲成一条小溪。

送资料过来的是白璎，我们出了营地，向西面缓缓走过去。

她严肃地告诉我：“哥哥说，根据盗墓之王的资料显示，鳄鱼大神的召唤很重要，无论如何都要去。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听到了那召唤声，就一定能进入土伦汗得以朝拜鳄鱼大神。盗墓之王留下的日记，只有这几句提到了鳄鱼大神，其余的字迹潦草，他拼凑了很长时间，几乎心力交瘁了都猜不透其中的意思。所以，你在电话里说到鼓声，他才跟鳄鱼大神挂上钩，叮嘱我过来，陪你身边，大家有个照应。”

我犹豫着，正在斟酌要不要把听到召唤声的事告诉她，耳边空气陡然一阵激荡震动，一道尖锐的气流无影无形地钻进了我的耳鼓。有个嘶哑阴郁的声音在缓缓呻吟着：“Come on, Come on... The time... The time...”

声音百分之百是从金字塔方向传来的，我又一次感知到了鳄鱼大神的召唤。

“你听到那声音了吗？”我叫起来，伸手向西面指着。夕阳悬停在金字塔的尖顶上，像一个即将熄灭的大火球，发出傲慢却又沮丧的光芒。我看自己的指尖，被夕阳的光镀上了一层金黄，跟土伦汗金字塔的颜色完全相同。

白璎很冷静，第一时间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巧的望远镜，对准金字塔方向。

少顷，她垂下望远镜，轻轻摇了摇头：“没有，既没听到，也没看到。”我陡然下了决心：“去金字塔那边看看！”

十分钟后，车子到了土伦汗金字塔脚下。

白璎转动方向盘，车子向右拐，绕塔身三圈之后，才在塔的背面急刹车。

车子卷起的“土龙”久久不息。我仰望塔尖，黄褐色的金字塔在越来越黯淡的日光里静静矗立，毫无出奇之处。塔身上的巨石缝隙里落满了沙粒，却不见有杂草。

我跳下车，一只手搭在塔身上，真的希望那些鼓声、召唤声再次响起来，这么近的距离，我会轻而易举地找到声音的出处。可惜，没有声音，站在金字塔下，连大漠里的朔风呼啸声也小了许多。

塔身上的巨石风化得厉害，有些地方轻轻一碰，马上便化为粉末，簌簌落下。

我爬上了塔顶，站在一块五米见方的平台上，脚下所有的石头呈现出一种冷漠的灰色，仿佛被灼烧过的废墟。

据资料显示，超声波探测器的信号反应可以描绘出金字塔内部墓室的结构，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结构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明显的改变。更为怪异的是，科学家对金字塔表面的硬性钻探工作，每次进入到一米的深度范围内，总会被某种看不见的柔性障碍物阻隔住，根本无法向里推进。

“有发现吗？”白璎在下面叫起来。

我挥挥手，准备从原路退下去，并且最后向胡夫金字塔方向瞄了一眼。骤然间，我发现那个巨大的金字塔上有银光一闪，像有人在暗夜里突然摁亮了强力手电筒又马上关上一样。